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第二十一回 贈盤纏居心施毒計 追包袱無意脫樊籠

話說鄭時聽了張文祥發急的話，翻起兩眼望著張文祥的臉，出神了半晌。才一把挽了張文祥的手，走出花廳，到一處僻靜所在，低聲說道：「你以為這公文果是從四川總督衙門裡來的麼？」張文祥驚問道：「難這公文也可以假造的嗎？」鄭時歎道：「人心難測，你只想想：你我兩人在四川的聲名，究竟誰的大些？」張文祥道：「一切的事都是由我出面做的居多，知道我的人，自比知道二哥的多些。」鄭時道：「好嗎。這公文裡面，只有我一個人名字，別人和老四都沒有提起。老四到山東的時日比我久，何以四川總督就只知道有我呢？」張文祥道：「我心裡也正是這們想，然則這公文畢竟是怎麼來的呢？」鄭時仍是歎氣搖頭道：「人心難測，我不願意說，說起來你也嘔氣，我更嘔氣。你的性子素來不能忍耐，甚至還要鬧出很大的亂子來。」張文祥急的跺腳道：「二哥簡直不把我當人了嗎？我跟二哥這麼多年，出生入死的也幹了不少的事，何時因性子不能忍耐鬧過事？這幾日我看二哥的神氣，大異尋常，好像有很重大的心事一樣，我幾次想問，都因二哥說旁的話岔開了。於今忽出了這樁意外的事，二哥還不肯對我實說，不是簡直不把我當人嗎？」鄭時握住張文祥的手道：「你不用著急，我仔細思量，這事終不能不向你說，我悔當日不聽你的話，胡亂娶了柳氏姊妹同來，以致有今日的事。你以為馬心儀這東西是一個人麼？說出來你不可氣忿，柳氏姊妹都被馬心儀這禽獸奸通了，」鄭時說到這裡，覺得張文祥的手，已氣得發起抖來，即接著勸道：「這事你就氣死，也是白死了，且耐著性子聽我說完了，再商量對付罷。」

遂將那日在正房窗外所聞見的情形，繼續述了一遍道：「象這樣來路不正的女子，我也明知道是靠不住的，我只因平生好色貪淫，每遇女色，就不由得糊塗不計利害了。我受報是應該的，毫不怨恨。只可惜你一個鐵錚錚的漢子，平時視女色如蛇蠍的，也為我牽累，嘔此齷齪之氣了，我心裡甚為不安。」

張文祥道：「二哥何必說這樣客氣話。我細細想來，倒不覺得嘔氣。我與柳無儀名雖夫婦，實在和鄰居差不多。我一則因她是柳儒卿的女，她不知道我是張文祥，不妨和我做夫妻，若將來知道了，她念父仇，則夫妻成為仇敵，我送了勝命還是遭人唾罵。若她竟因私情把父仇忘了，則這種婦人的天性涼薄可想，我如何能認她為妻室呢？我既明知是這般配合的夫婦，萬不可能偕老，又何必玷污她的清白，以增加她忿恨之心呢？二則因我練的武藝，不宜近女色。當日為二哥與無非已結了不解之緣，使我不得不勉強遷就，然直到如今，彼此都不曾沾著皮肉。二哥前日既勸我那些言語，大約我對無儀的情形，也可以推測得幾分了。原不過掛名的夫妻，管她貞節也好，不貞節也好，我越想越覺得犯不著嘔氣。還得勸二哥不要把這事放在心上，只思量將如何離開這禽獸下流之地。」

鄭時點了點頭道：「四弟真是個有為有守的人，愧我在讀詩書，自謂經綸滿腹，真是一個又聾又瞎的人。你我相交多年，到今日才知道你有這般操守，我不成了個瞎子嗎？你當日在船上說的話，我不能聽從，不是個聾子嗎？我自從那日在上房窗外看見了那種禽獸行為之後，就無日不思量離開此地，只因一時想不出相安的去處，所以遲疑不能決。想不到馬心儀就有今夜這番的舉動，他是這們一來，我倒不能悄悄的偷走了。」張文祥道：「原來的形勢既是如此，那麼淫賊今夜這番舉動，其本意不待說便是打算借此將二哥和我攆開，所以剛才他已露出放二哥逃走的意思來。我們到了今日，難道在此還有甚麼留戀。只看二哥的意思，就是這們不顧而去嗎？還是想警戒這淫賊一番再走？打算如何警戒他，我都可以包辦。」

鄭時道：「警戒他的舉動，盡可不必要。這種不體面的事，我們極力掩飾，還恐掩飾不了，豈可再鬧出些花樣來，自己挑撥的給外人知道。我若不為顧全這點兒體面，早已離開這裡了。於今四川總督的公文，在我自己可以斷定是假的，而外人不明白這裡面實在情形的，決不會猜疑到假字上去。我若在此時悄悄的逃走，將來綠林中朋友，必罵我不是漢子，只顧自己貪生畏死，不顧結拜兄弟為難，沒有義氣。」張文祥忿然說道：「誰還認這人面獸心的東西做結拜兄弟。」鄭時道：「這卻不然。你我心裡盡可不認他，口裡不能向人說出一個所以然來，沒有趣味。我當日不殺他，反和他結義，並用種種方法，使他的功名成就，原想今日借他一點兒力量，開你我一條上進之路。我平生不倚靠旁人，倒也轟轟烈烈的幹了半世，誰知一動了倚靠旁人的念頭，就沒有了一件適心遂意的事了。不但凡事都不順手，連心思都覺不如從前靈敏了。」

張文祥道：「沒有志氣的人，每遇失意的時候，多喜說頹喪厭世的話，二哥怎麼也說出這些話來了呢？依我看來，這公文算不了一回事，既決計走就走他娘，管甚麼人家罵不罵。綠林中人巴結官府想做官，就是應該挨罵的了，我因不願意再與那人面獸心的東西見面，趁今夜悄悄的走了完事。且看他們這般狗男女，究竟能快樂多久。」鄭時搖頭道：「此時已是半夜，離天明不久了，待走向那裡去，休說我不能和你一樣穿簷越脊，如履平地。即算我有你一般的能耐，也不情願悄悄的偷走。你是與那公文無干的人，趁這時就走，倒是上策。」張文祥歎道：「我若肯攆下二哥，一個人逃走，豈待今日。二哥既是存心要來得光明，去得正大，我也只好聽憑二哥。」

二人正在說話，忽聽得施星標的聲音，二哥二哥的一路從裡面叫了出來。鄭時連忙答應。二人回身走到西花廳，只見施星標一手擎燭，一手托著一包似乎很沉重的東西，愁眉不展的向鄭時喚聲說道：「真是天有不測之風雲，人有旦夕之禍福。我簡直做夢也想不到忽然會有這們一回事。」張文祥接聲歎了一口氣，正待答話，鄭時原是他握手同行的，忙緊捏了張文祥一把，搶著答道：「公文雖是這們來，好在有大哥這般的靠山，還怕甚麼。不過累得大哥為我的事麻煩擔風險，我心裡終覺有些不安罷了，於今是大哥教四弟來有甚麼話說麼？」施星標一面將手中的包兒遞給鄭時，一面說道：「大哥口裡雖不曾說甚麼，只是我看他臉色神氣，也有很為二哥這事著急的樣子。這包裹是大哥交我送給二哥的盤纏紋銀二百兩。大哥說，他還有要緊的話和二哥說，奈院裡不便說話，教二哥且到鴻興客棧裡停留半日再走，他改裝悄悄的前來相會。」張文祥忍不住問道：「與其白天改裝到鴻興棧去說話，何妨此時到這裡來，或教二哥到簽押房去呢？」施星標道：「三哥不知道大哥為這事擔著多大的干係，必然是因在這裡說話，有多少不便之處，所以寧可改裝到鴻興棧去。」這時鄭時因伸手接那銀包，不曾握著張文祥的手，聽張文祥這麼說，很著急的搶著說道：「大哥思慮周密，不會有差錯的，我本當即時上去道謝。只因此時夜已深了，大哥白天事多，恐怕擾了他的清睡。不過得托四弟轉達幾句話：公文上既只有我一個人名字，只我一人避開，便可無事，家眷不宜與我同走，我並不向內人說明。我將內人寄在大哥這裡，千萬求大哥照顧。」張文祥見鄭時到這時候還說這種言語，不由的氣忿填膺，那裡忍耐得住呢，逞口而出的說道：「這何待二哥囑托，公文上雖沒有我的名字，然二哥既不在這裡，我還在這裡做甚麼，無論去甚麼所在，我始終跟著二哥走便了。」

這幾句話，只急得鄭時不知要如何掩飾才好，幸喜施星標為人老實，聽不出張文祥的語意來。也接著說道：「三哥的話不錯，我們都是自家兄弟，二嫂留在這裡，何待二哥囑托照顧呢。難道大哥還好意思不當自家的弟媳婦看待吧？」張文祥又待開口，鄭時連忙截住，說道：「話雖如此，我拜託總是應該拜託的。四弟上去回大哥的話，請順便說三弟為人疏散慣了，在此地打擾了這們久，於今也想到別的地方走走。不待說他的家眷也是要寄居這裡的，」施星標道：「公文裡面既沒有三哥的名字，三哥何必走甚麼咧？」張文祥道：「定要公文中有名字才好走嗎？等到那時，只怕已經遲了呢。」鄭時惟恐張文祥再說出甚麼話來，急將手中銀包交給張文祥道：「三弟不要說這些閒言雜語，且把這銀子收起來罷。我兩人的盤纏都在這裡，攔在你的身邊妥當些。」這們一來，才將張文祥的話頭打斷了。好在施星標是個心粗氣浮的人，聽了也不在意，當下就回身覆命去了。

鄭時見施星標已去，便跺腳埋怨張文祥道：「我的性命，只怕就斷送在你這些話上頭上。」張文祥吃驚問道：「這話怎麼講？」鄭時道：「你聽人說過強盜出於賭博，人命出於姦情這兩句古語麼？尋常和人女子通姦，給女子的丈夫知道了，尚且多有謀殺親夫的舉動。何況一個官居極品，一個有罪名可借的呢？我就處處做作得使他不疑心我已識破，還愁他不肯放我過去，故意發出

言語來使他知道，還了得嗎？」張文祥忿然說道：「二哥不要是這般前怕龍後怕虎，為人生有定時，死有定地，殺了頭，也不過一個碗大的疤。他不要二哥的命便罷，他要了二哥的命，我若不能要他的命，算我不是個人。」鄭時急忙掩住他的口，說道：「我其所以不早向你說，就是為你的性子不好，怕你胡鬧。你要知道，我們此刻不能和在四川的時候比了。便是在四川，手下有那麼多兄弟，也只能與不成才的縣府官為難，司道以上，就不容易惹動他了。於今你我都是赤手空拳，常言：單絲不成線，獨木不成林。一輕舉妄動，便是自送性命，於事情無益，反遭了罵名。」

張文祥聽了這些話，心裡益發嘔氣，只口裡懶得辯論。這夜二人等到天明發曉，就不動聲色的走出了巡撫部院。張文祥道：「我們何不就此出城走他娘，還去鴻興棧做甚麼呢？」鄭時道：「不然。我原是不打算偷逃，才等到今日，早走本□分容易，己到今日，他若沒有殺害我的心思，我用不著逃走。有心殺害我，豈容我一個人單身逃走？」張文祥沒得話說，跟著走到鴻興棧。鄭時與張文祥商議道：「我仔細想來，你我命裡，於妻、財、子、祿都是無緣。虧得當日經營了一個紅蓮寺，從此只好出家不問世事。我在這裡等著，你去街上買兩件隨身換洗的衣服，和長行人應帶的兩具之類，馬心儀來過之後，我們便好登程。」張文祥應著：「是」，帶了銀兩出來，匆匆忙忙買了些東西，連同銀兩做一個包袱捆了。忽然覺得有些心驚肉跳，不敢多耽擱，回頭向鴻興棧這條街上走來。

離鴻興棧還有半里遠近，陡見前面有無數的人，如潮湧一般的奔來，少壯的爭先恐後，將老弱的擠倒在地，背後的人又擁上了，就在老弱的身上踏踐過去。只擠得呼號哭叫，登時顯得紛亂不堪。張文祥看那些人面上，都露出一種驚疑的神氣。心裡正想扯住一個年老些兒的人，問他們為甚麼這般驚慌逃跑。那些人跑的真快，一霎眼就擁到跟前來了。張文祥向旁邊一閃，打算讓在前面的幾個少壯男子衝過去，再扯往年老的問話。誰知這一閃卻閃壞了，腳便還不曾踏穩，猛覺有一個人向胳膊上撞來。這一下撞的不輕，只撞得張文祥頭腦一昏，被撞的胳膊，痛的與挨了一鐵錘相似，兩腳站立不住，一翻身就栽倒了。張文祥心想：這東西好厲害，那來的這們大的氣力，竟能將我撞成這個樣子。會武藝的人畢竟不同，便是躺下了也比尋常人起來得快些，張文祥正待奮身躍起，就覺有人將他的胳膊挽住，往上一提，說道：「對不起，對不起！」張文祥乘勢跳起身來看時，彷彿是很面熟的一個人，已撇開手上前擠去了。

張文祥陡覺背上輕了，反手一摸，不見了包袱，不由得著驚，暗想道：「難道連纏在背上的包袱都撞掉了麼？」再回頭向地下尋找，那裡有甚麼包袱呢，隨口罵道：「將我撞倒的那個東西，一定是個剪絡的賊。怪道他那們重的撞我一下，原來是有意來偷我包袱的。這包袱是我兄弟逃命的盤纏，由你偷去了就是嗎？怪道他挽住我的胳膊，把我提了起來，若不然也取我背上的包袱不住。」一面罵著，一面不遲疑的折身追趕，喜得那人還走得不遠。分明看見他一手提了那個包袱，向前跑幾步又回頭望望，好像看失包袱的追來沒有追來的神氣。只是張文祥走街邊追趕，那人只回頭看街心的人，眼光不曾做到張文祥身上，張文祥氣得胸脯幾乎破裂了，暗罵：你這不睜眼的小賊，怎麼剪絡會剪到我身上來了呢。緊追了幾步，忍不住旋追旋喊道：「哇，你搶了我的包袱，打算跑到那裡去？你若是知趣的，趕緊還我還沒事，定要我追上，就休怪我不饒你啊。」張文祥不是這們喊，便也罷了，那人跑得並不快，且不斷的回頭，要追上還不容易些，這幾句話一喊出來，那人聽得回頭望張文祥一眼，兩腳登時和打鼓的一樣，急急的跑起來了，似乎嫌包袱提在手中不好暢所欲言，邊跑邊將包袱照樣纏在背上，這種氣教張文祥如何能受，也就盡力量追上去。兩人的腳步都迅捷如風，頃刻便追到了城外，張文祥只是追趕不上。又追趕了一會，看見前面有一個廟宇。張文祥心裡才忽然想起來了，原來這個搶包袱的人，便是在那日在街上遇見用胸膛抵住驟車不許過去的異人。因那日這人的酒已喝得酩酊大醉，神情態度與今日大不相同，所以見面但覺面熟。加以心中有事，一時竟想不起來。此時看見了關帝廟，才將那日的事觸發了。張文祥既想起了搶包袱的就是那異人，心裡倒不著急了，也不覺氣忿了。因為料想有這般大本領的人，決不至存心搶人的包袱，是這般舉動，必有原故。再看這人果然背著包袱，跑進關帝廟裡去了。

張文祥跟進廟門，只見這人已將包袱就廟門旁邊的地下打開來，取了一件新買的衣服披在身上，一搖一擺的，低頭打量稱身與否，見張文祥走來，也不理會。張文祥在江湖上混了多年，遇了這種異人，自然不敢怠慢，當即上前作了個揖，說道：「前日從某處追隨老丈到這裡，原是要聽候指教的，因不敢擾了老丈的酣睡，以為在別處盤桓一會再來，老丈必已睡足了。誰知在別處略耽擱了些時，回頭來老丈已酒醒出去了。今日難得老丈肯這們賞臉，特地把我引到這裡來，請問有甚麼見教之處？」這人抬頭看了看張文祥，做了不認識的樣子，說道：「你認識我嗎，你既認識我，怎麼罵我是剪絡的小賊呢？」張文祥笑道：「那是我的兩隻肉眼不爭氣，因為與老丈親近的時候太少，突然於無意中遇著，一時想不起來。請問老丈，剛才那許多人，為甚麼都驚慌逃跑？」

這人說道：「我也弄不清楚，我有一個朋友初到山東來。寄寓在鴻興客棧裡。我前幾日去訪了幾次，都因去的時候太晏，我那朋友出門拜客去了。今日只得早些起床，等城門一開就到鴻興客棧去，才和我朋友會了面，正是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，彼此談論得非常高興。忽聽得隔壁房間人聲嘈雜，滿客棧都震動了，那朋友拉我出房探看是甚麼事，不看猶可，看時真險些兒反把我嚇死了。原來擠滿了一客棧的兵，刀槍眩目，威勢逼人，就在隔壁房間裡。據說捉拿江洋大盜。一會兒便拖出一個人來了，我看那裡象一個江洋大盜，分明是一個很儒雅、很漂亮的斯文人，拖出來連話都沒問一句，只怕姓名還不曾問明白，就在客棧門口殺了。殺了那斯文人也罷，忽然那些兵又說逃了一個，大家仍回身到各房間裡搜查。是這般拿了不問情由的就殺，你說誰不害怕，自然一個個都向外面逃跑。一半兵在客棧裡搜查，一半兵跟著逃跑的客追出來。過路的人不知道甚麼事，也嚇得亂跑。我怕的最厲害，所以跑得最快，不提防把你撞倒了，臨時見財起意，取了你這包袱，誰知你這們小氣，拼命跟著追趕。」

張文祥知道事情不妙，心裡和刀割一般的難過，表面上仍竭力鎮靜著問道：「老丈可曾打聽殺的那個江洋大盜姓甚麼？」這人搖頭道：「殺的人那裡是江洋大盜，是鴻興棧住的熟客，和現在山東的馬撫台是親戚。姓甚名誰雖不知道，只是大家因他確實是一個斯文人，料定他死得很冤枉。」張文祥聽到這裡，臉上不由得已急變了顏色，兩眼同時忍不住流下淚來，不知這被殺的是不是鄭時？且待下回再說。